

明史稿  
衡云山人集

明史稿 衛云山人集

南疆釋史勘本卷十四目錄

其間早獲異蹟也 雲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八卷

祁彪佳 王瑞旃 凌 駟

陳潛夫

右撫按列傳第八○祁王以下五人者皆經濟

才也彪佳端旃駟深沉有謀輔以儒術潛夫

何剛倜儻奇偉言多大畧使畀之重任未必不

足以削平禍亂而卒無成者何也言之而不用  
用之而不盡而忌沮者之衆也自古金陵之國  
必以河洛爲屏蔽荆襄爲門戶故劉裕桓溫嘗  
出銳師親舉北伐宿重兵于徐鳳而後江南得  
偏安焉當明之末李自成奔突之寇得城不守  
京師雖陷中原則猶完土也日盼王師如時雨  
焉苟有賢君疾遣重臣鎮之控制河淮聯絡山  
左其間草野寨師龍蛇將士且望風響附爭先  
効命晉宋之業未失也乃委而去之視爲異城

至有人焉創立軍府疾呼望援曾不策應遂至  
士民失望豪傑解體驍將勁旅反戈相向此豈  
得謂天亾之哉瑞旃之策撫事審矣文燦庸愚  
有謀不信以釀滔天之禍嗚呼爲人主者奈何  
置庸愚于高位使惘惘事機而抱竒智者沉淪  
下僚視其敗而不得救有志之士所以撫膺而  
太息也

◎溫氏祁忠敏傳譎彪爲冢事迹簡脫甚夥先  
從正史勘補讀西河毛氏傳補所不足見諸書

後比閱於越殉節錄當忠敏赴厲園盡節時又  
有所證明處則纂入據遺其子理孫班孫傳中  
得參觀焉

南疆釋史勅本卷十四

列傳八卷

邢彪佳字弘吉一字虎子山陰人年十七舉於鄉又四年第天啓壬戌進士授興化府推官生而英特丰姿絕人胥吏易其年少及視事剖決精敏民間情偽無不洞知始驚服故事巡按御史率依推官爲耳目其胥吏奸惡無間者彪佳倡議凡訪犯先從推官左右始中外服其公居數年政績大著以外艱歸崇禎初起擢御史時治尚綜核彪佳言如此則人臣救過

不遑揣摹迎合漸至規避天下事益不可爲矣軍興  
上合籌天下全局疏出按蘇松宜興翰林陳于鼎陳  
于泰暴於其鄉民乃聚焚其廬發其墓并及首輔周  
延儒祖墓洶洶不散彪佳單騎往捕治如法而於延  
儒無所徇延儒憾之吳中姦民結黨立天王名號橫  
行鄉里有司不能制彪佳廉得其魁四人召紳士父  
老會鞠城隍廟咸曰可殺卽時杖歿之民大稱快表  
禮郡中清修之士歸子慕朱升宣張基等奉羊酒鼓  
吹騎從到門以見並疏其學行於朝請授翰林院待

詔士林傳頌爲一時盛事旣而回道考覈延儒修怨  
諷主考者鑄秩一級帝察其無罪祇令降俸尋請終  
養歸從劉宗周遊其學益進家居九年母服闋召掌  
河南道事宗周以直諫撻帝怒彪佳言清望直臣宜  
畱諸表率百官奉旨切責以京察不當面斥吳昌時  
於朝昌時方附首輔聲勢赫奕迄獲罪是時彪佳以  
御史刷卷南畿乞休不允便道還家聞北都變慟哭  
趨赴南京會福王至羣議援宋高宗故事立爲兵馬  
大元帥彪佳曰今日與宋不同宋時徽欽尙在也今

海內無主盍如景泰制稱監國首陳紀綱法度爲立國本次及發號用人二事五月三日王監國俄內傳卽位蓋侍郎呂大器初主潞議懼禍欲自媚請卽登極也彪佳曰監國名正遽議登極何以服人心謝江北將士且今日監國明白卽位事同兒戲宜待發喪除服後始議其儀從之又二日疏陳致治大本語甚剴切王嘉納之高傑駐揚州縱兵淫掠士民奔避無賴者乘間剽掠廷議以彪佳嘗按吳有威望命往宣諭斬倡亂者數人宣布赦文甄別有司臧否一方遂

安六月遷大理寺丞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先是  
北京之變縉紳授偽職者鄉邑間各出檄文以討姦  
人因之擇其衆所怨者紛紛焚劫且以爲利蘇州詹  
事項煜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禮部  
員外郎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又焚常熟給事中時  
敏家三代四棺俱毀彪佳奏民情囂動借名義憤與  
其振之使懼不如感之使服國法誠申人心自正月  
廷宜將從逆諸臣灼知其實者先行處分使士庶無  
所藉口則焚掠之徒可加等治允之尋詔復設廠衛

緝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  
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於二十年焚其刑具  
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以鍛煉爲工羅織  
爲事雖朝延爪牙實權臣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  
司無敢雪慘酷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社此詔獄之  
弊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無籍兇徒投爲廝  
養誣告遍及善良赤手立致鉅萬招承多出於拷掠  
怨憤充塞於京畿欲絕苞苴苴彌盛欲清姦宄姦  
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史祖宗忠厚

立國之本及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  
摸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血濺  
玉階囚飛金陛珙行削色氣短神搖卽卹錄隨頒已  
魂驚骨削矣朝廷從受復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  
舉此廷杖之弊也三者弊政當永行禁革疏入大學  
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復力爭曰緝事  
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厥衛之有乃命五城御史體  
訪督輔史可法部將劉肇基于永綬陳可立張應夢  
駐防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數千

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橫嘗刃傷士民劫奪財物浙兵見之不平縛而投之江相激起鬪浙將中矢歿京口兵乘勢焚掠歿者四百人民財罄盡彪往聞之自蘇晝夜兼馳至永綬等怵其威名乘舟遁所盲數十變遂定奏聞命四將赴可法軍前聽核彪佳巡視被難家調卹備至民咸悅當是時高傑劉澤清開藩江北顧未嘗忘情江南也聞彪往布置周詳沿江設屯憚其威望未敢犯各以書通問報書感以大義自是無一卒渡江者傑駐瓜洲尤跋扈嘗以書劄

期會于大觀樓傑意彪佳文士畏縮必不敢輕渡江  
至期風大作彪佳掉小舟屏儀衛從小吏數人出沒  
波浪中須臾泊岸傑見大駭異盡撤兵衛下拜曰不  
意公之勇亦如是也彪佳披肝膈勉以共獎王室慷  
慨流涕傑曰傑聞人多矣如公者甘爲之歿公一日  
在吳傑一日遵公約束張筵驩飲明晨別去馬士英  
輩驅除異已疾之甚嗾私人朱統鑣劾之未幾御史  
張孫振希士英指亦劾之謂初沮登極者爲潞王也  
十一月彪佳竟移疾去三吳之民泣送載道遂隱于

雲門山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大兵下杭州使  
者以書幣至越不受因絕粒其妻慮其死令家人環  
守之乃洋洋如平時防守稍疏閏六月四日出雲門  
至寓園飲至夜分遣從者出惟其友祝山人在星月  
微明望南山喟然歎曰山川人物皆屬幻景山川無  
改而人物倏忽一世矣已而山人卧處分餘事自携  
燭投梅花閣前淺水中端坐而逝年四十有四家人  
覺而尋之燭猶未見跋也唐王贈少保兵部尚書諡  
忠敏彪佳舉止蘊藉見者愛其和雅及處事斷決凜

如也宗周告以舍生取義之說觀彪任之從容殉節  
可謂不負所學矣

勘本曰祁忠敏傳蕭山毛氏曰字幼文初授官瀕  
行跪其父故叅政承燦前請教不答或問之曰不  
見夫誨泐者乎緜壺而扶甕人藉以肘終其身不  
能泐一旦挾諸清冷之淵翻壺却甕攬其身入水  
而泐成矣今者入官則翻壺却甕時也案忠敏之  
按吾吳也威令大彰檄蘇松所屬有十革十四申  
見詢之目革者革其弊申者申其所當行詢者詢